



蔡天新，曾是少年大学生，24岁获山东大学博士学位，现为浙江大学特聘教授、数学学院博导，提出了加乘方程和形素数的概念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位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师、旅行家，著有文学和学术著作30多部，他的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。

日前，蔡天新携《小回忆》《我的大学》及其数学、文学类著作做客济南阡陌书店，讲述了童年、大学与故乡的故事，与读者分享了成长路上的诗和远方。

记者 张頔

### 一张手绘地图 种下了周游世界的种子

“生命的真谛不是你活得有多精彩，而是你能否记住并描述它。”蔡天新出生在东海之滨的浙江省黄岩县，在七个村庄和一座小镇长大。在《小回忆》这本书中，他对于童年所处的环境、故乡的人物风情和家族的迁徙进行了细致刻画和历史溯源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糅合于一个男孩的成长历程，从而锻造出一段“个人的历史”。

在描述童年片段时，蔡天新时常将思绪抽离出来，穿插成年后所看到的世界。他希望这本小书可以帮助年轻读者了解过去，同时也能唤醒年长读者沉睡的记忆。

在乡村度过的青少年时期，他到过最远的地方和最大的城市是温州，但对远方的渴望却投射在了对地图的爱好上面。“我小时候喜欢看战争电影，尤其是指战员在地图上分配作战任务的场景。”

1972年，尼克松访华，当时不到9岁的他感到很好奇：美国总统的座机是怎样飞越太平洋的？对照一本简易世界地图，他画下了尼克松的飞行路线，比例是一亿分之一。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画旅行地图，也种下了周游世界的种子。从此之后，每次游历回来，他都会按照比例尺，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地画旅行图，标上抵达的时间、地点和同行伙伴。

1978年，蔡天新在来济南上大学的路上第一次见到火车，如今他的足迹已遍及中国每个省份，此外还曾游历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、波斯、希腊、腓尼基、迦太基、玛雅、印加等110个国家和地区。

每次从看似遥不可及的地方返回中国，回到生活所居的西子湖畔，他总有恍如隔世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也为《小回忆》注入了活力。他感慨或许是童年缺乏出游的机会，才会积蓄如此多的精气和灵感，完成一次次看似不可能的旅行。

### 一个美丽的误会 开启了写诗的灵感闸门

作为1978级大学生，15岁的蔡天新被山东大学高分录取。“为何考山大？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

猜想》写到的人物里，陈景润和王元都在科学院，只有潘承洞在山东大学，那里招本科生。后来我果然跟他做了研究生。”

在山大数学系，他一待就是9年，从本科、硕士，一直读到博士。《我的大学》这本书，便是按照时间顺序分为本、硕、博三个阶段，以32篇清畅文字追记在山大的“似水年华”。

虽然山大数学专业在教育部的排名中名列前茅，但在历史上山大是以文科见长的，蔡天新上大学时公众也是这么看的。这一点让其受到熏陶和启蒙，老数学楼和老文史楼紧邻山大著名的小树林，这种文理交融的氛围，让他觉得念山大是一种幸运。

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，“向未知的深处探索以寻求新的事物”。这句话是蔡天新的座右铭，他认为大学是自我探索的过程，如果仅仅修完学校安排的课程那就浪费了大学时光。至于“博”与“专”，关键还在于兴趣和愿望，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，每个人都应该做时间的主人。

蔡天新开始写诗是在1984年，当时读研二。写诗是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：1984年元旦前夕，他到一位老乡家玩，看完中央电视台的迎新晚会已近子夜时分。“我独自步行返回宿舍楼，走过校门口时，发现路灯下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她忽然向我奔来，几乎是扑进我的怀中。可还没等我明白过来，她已经失望地退缩回去。原来，她错把我当成约会的男友了。那时候我还没恋爱过，当天夜里我失眠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口中仍念念有词。我将其记录下来，一位姓阎的室友是个文学青年，他看过以后脱口说道：这是一首诗啊！诗的题目就叫《路灯下的少女》。”

大学期间，他对古典音乐和绘画都产生过兴趣。喜欢音乐的时候把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都听了一遍，喜欢绘画的时候下功夫对画家尤其是现代画家做了全面了解，后来他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解读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·马格里特的。

不过他发现，音乐和绘画都需要从小培养，只有文学可以半路出家。从那个美丽的误会开始，他就没有停止过写诗，从典型理科男转型为了理科文艺男。



《豆子芝麻茶：和妈妈的最后絮叨》  
杨本芬 著  
乐府文化 |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妈的最后絮叨。

在《秋园》里面，我已经写到了豆子芝麻茶，湖南人就算饭不吃，豆子芝麻那是一定要备好的，有客人来家里，如果端不出豆子芝麻茶款待，那这个堂客就要被批评不贤惠了。《秋园》得到很多读者喜爱，连同豆子芝麻茶也引发了读者的好奇心。正好第四本书，就算我为读者奉上的我们湖南人的一杯豆子芝麻茶吧。

这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《过去的婚姻》是三个短篇小说，主题都与女性的婚姻生活有关，主人公都是底层小人物：一位捡破烂的老太太，一位想逃离家暴最终也没能逃得了的工人，一位得到爱情又过早失去丈夫的农妇……这些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被忽略，小说家也不怎么留意她们，但我想写她们，因为她们代表着中国普通女性的真实生活。她们是她们自己，是这个天空底下活跃强韧的生命。

这种强健与韧性是经过非常多的磨难造就的。我喜欢我笔下这三位女主人公；她们一点也不完美，但感染力就在这种不完美中。

第二部分《伤心的极限》由两篇长文组成，一篇是我陪伴妈妈度过她人生最后26天，每天在她病榻前的絮语。89岁那年，妈妈在平地跌了一跤，髋骨骨折，卧床26天后去世。我赶去照料她，她神志清醒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停地聊天，话语自然而然涌出来。死神已经在她床头侧立，而我们依然很有兴致地谈论人间种种鲜活的往事，我觉得这最后的絮叨是值得记录下来的。

另一篇长文是关于我的胞兄杨自衡。哥哥出生在南京，5岁和父母一起到了湖南乡下，一生都是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。他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底，会吟诗作对，毛笔字写得好。哥哥是家中长子，我是长女，我们俩一起帮助妈妈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。我和哥哥有很深的感情，对我来说，他就是骨肉亲情的象征。他的离去，意味着我的一部分也离去了，并不是只有死亡会带走生命，当你爱的人离开，你自身的一部分也会死去。当我书写的时候，我是在不自量力地与命运抗争，因为我想挽留我所爱的人，我也想驱赶自身的绝望。

第五本书我也在写作中，主题是《疼痛》。疼痛跟随衰老而来，它们都是可怕的、漫长的、无奈的，必须忍受的。而写下疼痛的感觉，写下衰老的滋味，是一种与对它们对抗的方式，这又是我不自量力地与命运抗争。这个抗争的结果，人注定是失败的那方，但人的价值、人的意志就体现在这抗争中。我是《老人与海》中的那个渔夫，我最终将穿越我的大海，拖回只剩骨架的大鱼。

### 【著作者说】

## 我想做的，是为无名者留下名字

□杨本芬

2020年，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《秋园》，写的是我母亲的一生。我母亲是北方人，嫁给了湖南人父亲，湖南于她原本是异乡，但最后成了故乡。汨罗人李侃非常有心，他读完《秋园》后，专门和一些朋友一起探访了小说中提到的地点：黄泥冲，武昌庙，赐福山……它们都是我父母生活过的地方，也正是《秋园》这本小说的源起之地。在赐福山，我们家紧邻一个和尚庙，因此我们一直把这个地方称为庵洞里。

在那儿我母亲度过了大半生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如今土屋已经倒塌，四周荒草萋萋，母亲逝去多年，我深爱的兄长也在三年前离世。这些对我极其珍贵的人和事物都消失了，在时光中分化，瓦解。

我自己也在衰老中，留在人间的时间有限了。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自然规律，我们必须接受自己尘埃一般的命运。

但是，人真的不能做什么吗？这是我不能认命的。我开始在网上连载我妈妈故事的时候，有个网友留言，说普通人的历史没人有耐心看，只有名人，上层人物，他们的历史才有色彩，才能留存下来。可是我不能同意这样的想法。我感兴趣的恰恰是普通人的事情，那些全然无名的芸芸众生，他们在生活的洪流中挣扎，无声无息地来去。他们是我的母亲，父亲，兄弟，乡邻，以及我自己。

出乎预料的是，我笨拙的笔触打动了无数读者，《秋园》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分。当我看到很多读者为《秋园》流下泪水，看到很多年轻人留言，说我也要去听外婆、奶奶长辈们的故事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我意识到，一个平凡的生命，当你如实呈现，也会焕发出感召他人的力量。

继《秋园》之后，2021年我出版了《浮木》。《浮木》中最重要的一辑叫《乡》，写的是我在家乡的时候，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们。

他们有的是我童年玩伴，有的是上下屋场的邻居，有替妈妈看牙的和气的镇上医生，也有借了我们的江西柴刀，搞丢了却没有丝毫歉意的嫉妬。我一直对人，对人的生活感兴趣，在妈妈还活着的时候，每次探亲，我都会向她打问我认识的湖南父老乡亲们的下落。妈妈也总是兴致勃勃地讲给我听。他们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来了又去，我渴望记下这些平凡如草芥的人们。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，让无名者留下名字。

这就是文学的价值，文学意味着满含着悲悯的心思去关注小人物的命运。

今年，我的第四本书问世，它的完整书名是《豆子芝麻茶：和妈